

「死裏逃生」

原著 DAVID SNELL

許賜旺 譯
陳修桂



在我寫下這些情節的 24 個多小時之前，我剛體會到「死亡」是怎麼一回事。

如以一般臨床的眼光來看，我的生命確曾一度死亡，我的「死亡」是肇因於醫生所謂的過敏性休克，由於異性蛋白質侵入組織中，引起急性過敏反應，促使生命功能急速衰竭——就像被蜜蜂叮到後，有時會出現的劇烈反應。

在我的病案中，異性物質就是盤尼西林，對大多數人而言，使用適當的劑量，可產生預期的藥效，而我身體內因為長期潛伏着過敏基因，同樣的劑量對於我，所造成之危險情況，猶如和眼鏡蛇的毒牙發生之衝突。

兩片盤尼西林，依 U.S.P. 規定，每片含有 25,000 單位，這是標準的處方劑量，過去可以不經醫師處方，直接從自己的家用藥櫃取出使用，以應付一些鼻腔的小發炎。

過敏性的突擊，是沈重而猛銳的，如果我睜了一兩分鐘到達醫生那兒，或手邊沒有對抗劑可救急，我就不會活着了。即使當時電話打不通，或車子半路拋錨，拿錯了一把鑰匙，或者馬路被阻塞了，諸如此類事得都會造成當時情況的不可挽回。

總算是巧合，我被及時送到一位能幹的開業醫師手裏，在此我僅稱她

為「斐大夫」，她不希望被透露真名。她住在紐約郊外並在那執業，年紀中等，是某著名外科醫生的太太，八個孩子的母親，是鄰居的家庭醫生，也是我永遠尊敬的好朋友；由於她之故，我分享了一次經驗的契合，這個經驗對我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她幫助我從那次經驗中重生。

全身陷落在她診療室的椅子上，我悄悄地從死亡的剃刀邊緣滑過。有一段時間我沒有脈搏，沒有血壓，沒有明顯的心跳，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我直瞪著眼，四肢軟弱無力，臉色蒼白浮腫，在最危險的那瞬間，僅剩下象徵生命的「意識」存在。當危機加深時，我對周遭事物的知覺仍然十分敏銳，而這種知覺逐漸減弱時，我就成了一個被俘虜而正面對自己急速瀕臨死亡之目擊者。

現在我回想起那時刻，我覺得那是一種狂飆紛亂的經驗但並不令人恐懼，若純粹用黑人的幽默口吻來說，甚至最後我相信我還接觸到生命最玄奧的秘密——死亡。

身為一個母親兼開業醫生，斐大夫費心的想出應付這些緊急情況的方法，也仿造了一套特殊的設備並準備了一些特殊的藥物——諸如一把外科用的小刀及一根通氣管用來處理氣管阻塞；外科用的止血鉗及注射葡萄糖——生理食鹽水來應付緊急大量流血等。同時她預備有小瓶裝的 Neutrapan，用以應付可能遇到的由盤尼西林所引起的過敏性休克，這是一種可

注射性的酵素，用來對抗和破壞盤尼西林。她將這小瓶子放在她的黑皮包裏，其內並放有腎上腺素及另外一種高單位的抗組織胺和一副皮下注射器。

我鼻腔有刺激性的不舒服，是在這個禮拜開始的，我以為只是着了涼，但過了幾天，情況仍是如此，此外也有感冒時的疲倦感。週末早晨，喉嚨的騷痛使我醒過來，我想這回可能是喉嚨受感染而發炎了，打算晚一點再打電話給斐大夫，然後，我走到藥櫃去找喉痛的藥片。我注意到在小兒科醫生為我的兩個小兒子所預備的小藥瓶裏，約有一打左右的盤尼西林片，這瓶子密封着，標籤上有指示劑量：一次服用兩片，一天四次服下。這樣的話，又何必在週末的好時光去麻煩大夫呢？雖然我深知未經醫師處方，自己服用藥物是外行人所做的愚蠢事，但是我仍然服下兩片，並記下時間——早上 7 點零 3 分。

在過後約半個小時之內，我仍照常餵狗，並帶牠到庭院散步，當我一面在收聽廣播時，我感覺到腳踝與腿部很癢，還感覺很快就到了手腕及手掌上，接着是肩部、下背部。當我拿着兩杯咖啡上樓，一杯是給太太的，上到一半，情況愈來愈嚴重，我放下咖啡杯，拼命的搔癢外，我看到手臂上出現有約為硬幣大小的疱疹，這令我回想起已被遺忘的第一次服用盤尼西林時所引起的過敏反應，我趕忙跑到臥室叫醒我太太。她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說「蕁麻疹」，我提醒她關於過去所發生的盤尼西林過敏反應，

此時我愈來愈難過，同時抓得更厲害，却不知大禍將降臨我身上，當時我以為只要一口氣服下幾顆抗過敏藥丸就可平安無事，於是我又服了手邊的藥丸，這是我這個早晨第二次未經處方服藥。

我太太說：「你最好快去看大夫。」

「準沒事！」我答道。

「可說不定！」她知道盤尼西林的過敏反應，具有很大的危險性。

我感到臉部的肌肉逐漸僵硬，呼吸愈來愈不暢，從鏡子裏，我看到一個浮腫且滿是深紅色斑跡的癩癩腫著我，我認不清那是誰。

我太太趕忙打電話給斐大夫，告訴她我的情形，大夫要我們儘快趕去她的診所。我太太遂跑進孩子的臥室，去把他們叫醒起來，這是我們家的規矩，有事時，絕不把孩子丟在家裏，而缺乏照顧。

我聽見她說：「你們得快一點，爹地生病了，我們必須趕快去看大夫。」

這時我身上的癢已轉變成痛，呼吸愈來愈困難，牆壁和家具在我眼裏，逐漸歪斜而成波浪狀起伏。終於，我不支倒在床上，一個膝蓋跪在地板上。這時我太太正在臥室裏，東扣扣，西拉拉地替孩子們穿衣服，難道她不知道我的生命快完蛋了？！

我不禁叫道：「喂！妳還要多久才能幫他們穿好衣服？」

「再一分鐘！」她說，我知道剛才昏了過去，恐怖之情油然而生。我終於聽見我太太說：「我下樓去把汽車開出來。」孩子們跟着她下樓

躺在床上使我覺得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寒顫，可是我仍想多躺一會兒；開鐘響了，我無力去停止它，就像在北極裏快要凍死似的無奈，我想：小睡一會，不會有啥害處吧！但我還是蹣跚地走出來了。

我記得在樓梯口，徬徨了好一陣

子，真不知該怎樣下樓，才能保持身體平衡，最後，我採取一種木偶似的走法，兩腳僵硬的移動著，也不知是誰在牽動着控制我這個大木偶的吊繩。廚房在我腳下滑過，我由櫃子裡抓住了裝盤尼西林的瓶子，塞進了口袋裡。醫生也許用得著這個，我想。

當我走進車庫時，我太太打開車子的後門在等我，我勉強走過去，却暈倒向相反方向，碰到一根耙子上。老天！當我醒起來，再度搖晃著走近車子時我太太扶著我，我的膝蓋開始伸不直了。我太太緊緊握著我的手臂，大聲地叫著我的名字。

進了車子，我仰臥在中間的一排位子，車子發動後，我可聽見引擎嗡嗡的響聲。在後面的第三排座位，我五歲的女兒正喋喋不休地嚷著，八歲的哥哥要她安靜下來。我想起那真是一幅很好的汽車廣告：Volkswagen bus 是瀕死時最方便的家庭車。

車子停了，我太太拉開車門拖我出去。我看見走道盡頭有一片顏色閃動着，站在深乳黃色水泥房子的病患入口處，斐醫師穿著紅藍格子的長袍，在晨光下她看起來是那麼堅定。身體向外傾斜張望，然後她突然向內走去，猶如婦人到屋外取回晨報和牛乳時，偶然碰到了鄰人一樣。

斐醫師後來向我解釋，她這種「迅速的後退」是一種順序上的決定。在電話中，她聽到的症狀是緊急而猜測的突發過敏性休克。因我看起來尚能移動到她的診所，而時間至上，她決定最好我到她診所去而不要她出診，她好利用這段時間做緊急的準備。她趕忙取出工具連工作服也來不及穿。

她打開內裝 Neutrapan 顆粒的小瓶，和 2C.C 的注射用蒸餾水混合，另外加入 Adrenaline 及 Antihistamine，此外也準備了 40mg 安甌裝的 Solu-Medrol，這是一種腎上腺素的製劑，然後她就站在門口等我們。

當我太太扶著我走出車門時，斐醫師站在離我約 15 碼之處，打量著我，她能夠看到我轉動得不太協調的

眼睛，蒼白的臉色，顫抖的兩腿。這些告訴她我的情況十分嚴重，很可能在未走到診療室之前突然暴斃，她想，若走過來，幫助我這個 200 磅體重的人進入屋內，也是徒勞無功。因此她走回去，取出裝備以便必要時，可以在走廊上施行急救。

在車上的短暫休息，使我能夠站立起來，我太太扶着我踏上門階，經過候診室進入診療室，坐在覆有綠色皮革的臂椅上。

斐大夫和她那位外科醫師的先生，視鐘擺為美麗、莊嚴與準確的代表，喜歡在聽得到鐘擺聲處診療病人或動手術，因此屋內 24 小時都可聽到鐘擺嗚嗚嗒嗒的聲音，擺鐘成了家庭的寵物。現在我坐在臂椅上，聽見擺鐘發出美妙的聲音，彷彿是首讚美詩，時刻為八點正。自我太太打電話給大夫已過了九分鐘，而在大約三分鐘前我會瀕臨死亡的邊緣。

當大夫將混合的藥物注射入我手臂時，我有一種酥癢的感覺，接着大夫量我的脈搏。

在我右邊的接待室，孩子們正在綉花邊，臉色蒼白，眼神充滿疑懼。我聽到大夫安慰他們說，待會兒可以幫助扶爹地上車。

後來我知道，她的緊急治療措施，是基於戰略的觀念，必要時可做戰術性的改變。

為了中和 histamine，大夫在我右手臂的上方，注射了高單位的 Antihistamine 及 50mg 的 chlortrimeton，她知道 50mg 是多了些，她說：「我不擔心過量，只擔心量不夠，因為你是個大塊頭。」

從軍事上的意義而言，注射 Adrenaline 與 Antihistamine 是一種抵抗性的行為，Neurapan 才是攻擊的角色，它是戰略上的最大武器，可決定我的整個組織系統是否戰勝或戰敗，而肾上腺素具有平衡戰場的作用。

藥效仍未見發揮，我外觀的知覺逐漸減弱，我看到大夫在我左手肘裏

尋找靜脈——多年來，檢查我血液的人大多尋不着，而不得不求之於右臂。

「嘗試一下右手」我說「沒有人能在我的左手找得着靜脈。」

「或許上帝會指引我。」結果她很快就找到，她將身邊所有的八十萬單位的 Neurapan 注射入我的左手臂上的靜脈，以破壞體內五十萬單位的 Penicillin，「現在就算血流的輸送了。」她說。

後來，大夫告訴我，那時候我沒有脈搏，沒有可辨別的血壓，Adrenaline 不知躲到什麼鬼地方去，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效果。

接着我外觀的知覺逐漸消失，我聽不見，看不見了，當我快要從椅子上摔下來時，我太太趕緊跑過來抱住我。對大夫而言，我在臨床上已算死亡，但是我內在的意識如波浪般洶湧起伏，漸漸加強而集中。

死亡逐漸向上蔓延著，首先是脚趾失去知覺，接著是整個腳，然後一個細胞接著一個細胞，死亡的沖擊有如海浪衝拍著沙灘，現在是腿失去知覺，細胞在眨眼間殞逝。這感覺逐漸逼近，且來得更明顯了，已到達手臂，腹部，胸部……，死亡是漸序而有規律的，就如生命本身一樣。我必須控制它的蔓延，以使我的頭腦保持知覺，現在輪到頸部，下顎，牙齒了，能感覺出牙齒的死亡是很奇怪的事。一個接著一個，細胞燃著細胞，就這樣在生命的銀河中輝煌的死去。

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我暗中在摸索著另一椿事，就在最後這時刻，某種我能感受到，體驗到，凝視到的事情。那是什麼呢？我很明白它就在那兒，在我面前敞開著，它是件活著的人所不可想像，美麗、祥和而可愛的事情。

然而，它却消失了。

終於 Adrenaline 霹靂似的進入心臟，全身各處遂有了反應，當我從休克中甦醒過來時，大夫在我的右側能感覺到我的脈搏，她那外科醫生的丈夫，不知什麼時候站在我的左側，身上穿着藍色的長袍，在探測我左手的脈搏，後來我知道，在最緊急的一刻，也就是我的眼珠翻白時，斐大夫跑到樓梯口，大聲叫她的先生快下樓，他高大而具有威嚴，她要他給我做心臟按摩，剛好他進來時，Adrenaline 已經發生效果。

「好了！」他說「他的脈搏情況很好，強而有力。」

我躺在救護車裏，偶而也可瞥見路旁的樹木，氧氣罩蓋在我的鼻子和嘴上，我急促地呼吸着。當遇到交通擁擠時，救護車就發出嗚！嗚！的叫聲，多好聽的聲音啊！我想。

「車上沒有喇叭？」我太太問，「沒有！」一個白種女人回答，我故意在氧氣罩下咆哮了一聲，這婦人急着想去按警鈴，我太太用手勢阻住她，她噙著眼淚說：「這不正是喇叭聲嗎？」



強力綜合消化酵素
ビオヂャスターゼ

BIODIASTASE
衛署藥輸字 No. 01520 號

日本藥局方
パンクレアチン

PANCREATINUM
衛署藥輸字 No. 00898 號

日本藥局方
ジアスターゼ

DIASTASUM
衛署藥輸字 No. 00897 號

強力活性乳酵素
ビオヂアスミンF-2

BIODIASMINF-2
衛署藥輸字 No. 07069 號

製造元

日本 天野製藥株式会社 出品

總發賣元 廣華原料行

台北市吉林路 232 號 TEL: 557558-541765

Akineton 安得寧針·錠



於治療

帕金森氏症

藥物引起之錐體外束症群

腦震盪 三叉神經症

全世界的醫生們都選用

台灣總經理：

四明藥房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西路 1 段 5 1 號二樓

電話：台北 333444 31692

台中 23201 台南 25768



Knoll AG Chemical Works, West Germany